孔子二千四百五十年
光緒二十五年歲次已亥

八月二十一日





清議報

第二十八冊

THE CHINA DISCUSSION

ISSUED THREE TIMES PER MONTH.

No. 139, YOKOHAMA, P. O. Box. 255.

清議報第二十八冊目錄

本館論說
論中國人種有功于地球　無涯生稿
飲氷室自由書　任　公
理想與勢力　自助論
聞戒錄
論中國與列國　歐洲列國對中國用柔綏侵畧論
猛省錄
曹州教案條約　俄人購地　俄奪東省礦利　俄人叵計　俄焰日張　畫策防俄　豫備俄用　外兵入都　燬拆民居
法索南京租界　誌無稅口岸　英人助意　膠州近狀　匪擾膠州　德人詰問　勒索起釁　德人索地　要索鐵路
詳紀法踞廣州灣　意索已允　非酋照會
國聞短評
漢大臣聯沮廢立　墓賊爭權　羣小自鬩　禍起蕭牆
各埠近事
記殉難六烈士紀念祭
來稿雜文
杭州駐防瓜爾佳氏上西太后書
政治學譚
國家論卷四　德國伯倫知理著
支那哲學
儒術眞論　章氏學
政治小說
佳人奇遇卷九　東海散士
詩文辭隨錄
六月　聖壽節　更　生
禊感　西　狩
西歸留別中東諸君子　西　狩
苦雨行　倉海君

本館在橫濱元居留地壹百三十九番

論中國人種有功于地球

無涯生稿

今之詬誶支那人毒惡支那人禁逐支那人横斃支那人者種種殘虐無復人理及究其所以則曰支那人蔓延徧地不禁滋多將奪人國之生產也野蠻無知居處不潔實阻人國之文明也其意之岌岌情之皇皇若必將支那四萬萬人者滅此朝食靡有孑遺而後地球上天晶地平日精星呀乃無復有可爲後患者焉于是乎列國以限制支那人爲第一大問題以分割支那爲第一大政策登之新報著之論說朝騰夕播將爆將裂嗚呼其亦思地球之文明生產支那人亦頗有功焉非可盡忘者乎夫支那人之功德在于地球彼沾其餘澤嚼其流沫者尚不知幾何矣豈遽即爲印度波蘭之續哉吾今不與言支那之未可分割先論支那人種之無罪

支那人種之繁昌大地所未有也然其衞生不講胎教無聞偪側于歷代獨夫民賊羈軛之下湮沒于水旱盜賊風魚之災每大亂一起數千里無人烟然不過數十年即孳衍如故西人日精種族之學衞生之術求其種類改良增盛自居處飲食氣候風土莫不有專門學者以考之雖近年戶口之數稍增而以視支那則有胥壞焉者何哉

一曰由于婚姻之進化。

二曰由于族制之進化。

支那婚姻之進化如何。語曰同姓爲婚。其生不繁。泰西精生理家言者每謂草木禽獸異種相接而其所出乃大盛于前。若祗以同種相續。無幾其精華已盡。所生枝葉苗裔漸至萎弱漸至消滅。言種學者所以爲社會上之關係也。物固宜然。人亦有之。中國春秋以前婚制原無定則。齊桓楚娟雖賢者尚囿于故風。盧蒲嫳所謂族不避我者。當時舊俗固此也。自孔子出而著同姓不婚之例。而黃炎之裔各系于其錫土。其在同宗者百世而婚姻不通。而燕好之求專聘之於異姓。于是乎異種相親巧爲蕃變。而所以暢其生機者遂椒聊蕃碩而不可遏。既瀰滿于域中。更闌溢于海外。其趁風潮而撼五洲之岸。與海波同至矣。此支那人種之蕃衍。獨冠于地球也。是謂有孳生力

支那族制之進化則如何。今夫無姓氏。無貫籍。無宗子。同族雖繁。必無親愛聯結之力。中國禮制極重宗族。大族之所居緜亙數十里。生聚數萬人。其族長儼如國主。有事聚于家祠而議之。決其可否。斷其是非。有罪聚族而議之。判其輕重。正其曲直。不勞地方之官吏。不煩鄉

里之勸懲是爲家族自治之制其號爲同姓者雖二十行省之遙一相覿面詢其何祖宗之所出何昭穆之所分莫不藟藟如貫珠各執伯叔子姪之誼其情之親切志之聯合于一縣之中必有一縣之族總祠堂焉以歲時合族祭其宗祖序其尊卑老幼以次行禮禮畢燕饗獻酬以盡其親親之情一府之中必有一府同族之總祠堂焉一省之中必有一省同族之總祠堂焉其所以聯于姓之歡者亦猶之一縣也至本族爲他族所欺關于重大則同族爲之不平共相伸理甚或兩姓械鬬助其同姓者往往殺身刎頸死亡數百人而不顧此不獨內地爲然即至流離域外亦多有能立宗祠以聚其族者是謂有聯合力

夫支那人種富于孳生之力人衆不能自養則思別營生計矣富于聯合之力相結而不畏死則思冒險成功矣以斯二者遂乃使地球上之人種食其厚德席其餘蔭而莫之知也今試舉其巨功轟轟烈烈在于地球者爲列邦君子告焉

質而言之一曰工一曰商

文而言之一曰開闢地球之草昧一曰轉輸地球之商務

何言乎開闢地球之草味也五洲自歐羅巴外罕有支那人足踪然而其所領屬土莫不賴

支那人之力也。今統全球論之。亞細亞則北自蒙古外興安嶺俄領西伯利亞之部。西自前後藏英領印度。南自暹羅緬甸安南南洋大小數百島。東自朝鮮日本。於北亞美利加則英領加拿太英屬舊金山。中央亞美利加則夏灣拏。南亞美利加則秘魯智利西班牙之領土。太平洋中則檀香山各島。於亞非利加則斯毋坡里剛果。澳洲則雪梨。統地球之五部大分。支那人實遊三大部分焉。夫支那人種之衆。豈天之生是以為填虛補缺云爾哉。蓋天之將布開明于斯地球而特生支那人種不恤死生艱險以代其工也。且夫自加拿太太平洋之鐵道開。而歐美以通。落機山之金礦啓。而美國以富。南洋羣島之既闢。而各國扼東亞之鎖鑰愈固。天下所共知也。當其數十年前。崇山萬疊積雪終古榛莽刺天虎豹匝地沍寒砭膚驚風捲面。誰其揮巨靈之手擘山脊而建飛輪。誰其殉五丁之身投深淵而探金穴。謂非支那之人種歟。支那人種之于二役也。葬于虎狼之窟。偃于冰雪之鄉。遊于洞冥之府。橫亙古木之旁。及其告厥成功。而慘死者乃數十萬人矣。自西歷一千八百四拾八年發見落機山金礦。（自是年始。華人到者二萬二十六人。五十三年。四千一百七十人。次年一萬六千八十四人。自此至六十年。年年昇降。自三千人五千人之間。六十年其數增七千三百四十一人。次年一萬七百餘人。後年降至三千人。七十三年至七十五年間。每年或近二萬。七十九年六千五百四十四人。）至一千八百八十二年。美人發制限渡航之令。共四十四

年間支那之人種暴露于鐵道礦山之役此歷數地球之大工應以此首屈一指焉若夫南洋也者數百年前我支那人已經發見開其無人之島而居棲之然以無國家之力未能有所展作荷葡英西始以兵力滌蕩土人而盡據其地然土人抗拒不服諸國亦無如之何不得不用支那人以劉夷其大難南洋有小島曰吉隆者英侵之土人與大戰英不能得吾鄉葉來流寓其地率武健子弟與之血戰數年骨折肉飛而後克定是役也葉之族死者數千吾鄉子弟死者逾萬葉來請于中國欲自主之而無敢代達者英人猝乘其機偏築礮台扼守海口遂唾手而得之矣其他新開之地披荊榛闢草萊以性命與鱷魚蟒蛇爲敵而啓繁華殷盛之商埠者皆支那人也澳洲雖英蘭移民而居然其鑛業成于支那人之手支那人謂之新金山與舊金山相比（華人渡澳洲。始西歷一千八百四十八年。時一百餘人。五十三年新金山發見。來者驟增。五十四年二千人。次年一萬人。五十九年四萬二千人。至五十五年設制限之令。凡來船十噸以上。只限一人。加課上岸稅十磅。而人來反多。五十七年課居留稅二月一磅五十九年發布金鑛者四月收一磅之稅。至六十五年支那人來者。與金鑛之額皆非常減少。六十一年二萬四千七百三十三人。九十一年九千三百七十七人。）南美之地號稱膏腴而灌莽數千里歐人不能闢之今其地稍稱繁盛者皆祇支那人所駐衆多之埠而已西伯利亞俄所經營以吞全亞者也徙民以實之而不見其成效歲中支那人役于鐵道者六萬人海參崴黑河沍冰之區商賈所不至而支那

人居之轉成部落然則地球上之大工大役非支那人種不足以任之大利大益非支那人種不足以開之巨災巨難非支那人種不足以禦之比之神禹之開中夏其功無愧彼夫哥倫布發見新地法相之開鑿蘇士彝河以爲地球偉業者何足多乎西人之言曰新開之埠有支那人種者則盛無支那人種者則衰變磽區而爲富源化荒莽而爲珠玉誠萬國不易之論也然而任其勞不任其功施其德而不求其報譬之家業支那人種者若父兄之開創他國者若子弟之守成譬之田產支那人種者拮据而耕之他國者安坐而食之則支那人種亦可以告無罪于天下矣而乃反遭列國之欺凌且欲瓜分其故國焉豈非古今最不平之事哉試問開闢草昧者是誰之功歟

何言乎轉輪地球之商務也支那人種之善經商也東亞列强之所稱也或謂其有忍耐勤儉冒險之志故能立于萬國競爭生存之場而不知支那農業不興製造無有商戰無術安能與彼日從事于商學者而交鋒壘以哉彼謂支那人種將來扼世界上之商權者特虛言耳然則支那固不得謂之有商乎非也有居積之商有轉輪之商有居積之商而無轉輪之商雖瓌貨山積而不能流通徒亦與粟紅貫朽等耳而各處之仰給其物者又苦于不可得

是兩相困也。故必有轉輸之商。以交通之。而後貨物乃布于大地。故轉輸之商。較之居積之商。其功尤大。其權尤尊。支那商者。轉輸之商也。今觀香港上海天津漢口所稱爲富商大賈。鉅萬之資者。大都購辦洋貨。布達各處爲多。運西人之貨而置于要口。復從要口而分布于各省各州各縣。遂至二十行省。雖冷落鄉村。無不用洋貨者。何以至此。則轉輸之商爲之也。此特內地然耳。若夫由亞洲各國而轉輸其物至于歐洲非洲至于南洋至于澳洲至于南北美洲太平洋諸島。復從歐洲非洲南洋澳洲南北美洲太平洋諸島而轉輸其物至于亞洲諸國。使全球之天然品製造品。皆得効其精華。以供生人之用。則華商之所獨擅者也。如居留日本之華商。其轉輸日本之海產物製造品于支那者。自日本展以外。無一不銷。則日本所獲于支那之利。既已滿篝滿車矣。況夫華商有交通于南洋者。則以日本之物轉輸于南洋。有交通于加拿太者。則以日本之物轉輸于加拿太。有交通于舊金山者。則以日本之物轉輸于舊金山。有交通于秘魯智利墨西哥古巴等埠者。則以日本之物轉輸于秘魯智利墨西哥古巴等埠。日本之商。曾不出本國。而物產徧于環球矣。謂支那商有功于日本也。宜乎否耶。吾非謂外國無轉輸之商也。然人數有限。所以望其銷售之佳場。惟支那人耳。支

那爲文明半開之國其業產不盛其人民又占多數即以出洋八百萬人而論其仰給于外人之器用者已有日不暇給況其他乎若夫開明諸國雖有保護貿易自由貿易之不同而維持已國之權利有所以抵制暗拒必不肯輕銷外國之物然則地球商務以支那人爲市塲面之最佳估客銷數最多也明矣而所以來之徃之先之後之奔馳萬里包括膏髓以飽列國之囊橐者實賴支那商人爲之樞紐也地球商務非支那則無銷售之場非支那人則無銷售之客非支那商以爲轉輸之樞紐則商務可以一旦而歇絕支那擴充商務之功亦大矣哉

（未完）

飲氷室自由書

任公

理想與氣力

普相士達因曰、無哲學的理想者不足以爲英雄無必行敢爲之氣力者亦不足以爲英雄日本渡邊國武述此語而引申其義曰今人之弊有理想者無氣力立於人後以冷笑一世有氣力者無理想排他人以盲進於政界飲氷主人曰理想與氣力兼備者英雄也有理想而無氣力猶不失爲一學者有氣力而無理想猶不失爲一冒險家我中國四萬萬人有理想者幾何人有氣力者幾何人理想氣力兼備者幾何人嗟乎、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念及此可爲寒心

自助論

日本中村正直者維新之大儒也嘗譯英國斯邁爾斯氏所著書名曰西國立志編又名之爲自助論其振起國民之志氣使日本青年人人有自立自重之志氣功不在吉田西鄉下矣今將其原序錄出雖嘗鼎一臠猶足令讀者起舞矣其首編之序曰

國所以有自主之權者由于人民有自主之權人民所以有自主之權者由于其有自主

之志行今夫二三十家之民相團則曰村數村相聯則曰縣數縣相會則曰郡數郡相合則曰國故如曰某村風俗純實則某村人民之言行純實者爲之也曰某縣多出貨物則某縣人民之力農勤工者爲之也曰某郡藝文蔚興則某郡人民之嗜學講藝者爲之也曰某國福祚昌盛則某國人民之志行端良克合天心者爲之也蓋總稱曰國分言曰民殆無二致也試揭輿地圖而觀之自主之國幾何半主之國幾何羈屬之國幾何如印度古爲自主之國今則盡統於英矣安南古爲自主之國今則半屬於法矣如南洋中諸國今莫不爲西國之屬者人或祇謂西國有英主良輔故勢威加遠方殊不知西國之民勤勉忍耐有自主之志行不受暴君汚吏之羈制故邦國景象駸駸日上蓋有不期然而然者且不獨此也西國之君大用其智則其國大亂小用其智則其國小亂載在史冊歷歷可徵方今西國之君不得以己意輒出一令不得以己命輒囚繫一人財賦之數由民定之軍國大事非民人公許不得舉行蓋西國之君譬則御者也民人譬則乘車者也其當向何方而發當由何路而進固乘車者之意也御者不過從其意施控御之術耳故君主之權者非其私有也闔國民人之權萃於其身者是已唯然故君主之所令者國人之所

欲行也君主之所禁者國人之所不欲行也君民一體上下同情朝野共好公私無別國之所以昌盛者其不由此歟余尚記童子時聞清英交兵英屢大捷其國有女王曰維多利亞則驚曰眇乎島徼出女豪傑乃爾堂堂滿清反無一箇是男兒耶後讀清國圖志有曰英俗貪而悍尙奢嗜酒惟技藝靈巧當時謂爲信然及前年遊於英都留二載徐察其政俗有以知其不然今女王不過尋常老婦含飴弄孫耳而百姓議會權最重諸侯議會亞之其被掄於衆爲民委官者必學明行修之人也有敬天愛人之心者也有克己愼獨之工夫者也多更世故長於艱難之人也而權詐猥薄之徒不與焉慢神欺心之人不與焉酒色貨利之徒不與焉喜功生事之人不與焉其俗則崇尙德義慕仁慈守法律好賙濟貧病者國中所設仁善之規法不遑殫述姑擧其一貧家子女所往學之學院通計三萬有餘所學徒三百萬人晝間有職務者所往學之學院名夜學院者二千有餘所學徒八萬人凡此係民人公同捐銀而設者官府不與焉凡百之事官府之所爲十居其一人民之所爲十居其九然而其所謂官府者亦唯爲民人之利便而設之會所耳如貪權勢擅威刑之事毋有也抑以通國之廣人民之多豈不無姦宄不法之徒乎然審其大體則

稱曰政教風俗擅美西方可也而魏氏之書徒稱其貪悍尙奢嗜酒是蓋見西國無賴之徒居東洋者而概言之耳何其謬哉余又近讀西國古今儁傑之傳記觀其皆有主自立之志有艱難辛苦之行原於敬天愛人之誠意以能立濟世利民之大業益有以知彼土文教昌明名揚四海者實由于其國人勤勉忍耐之力而其君主不得而與也嘗聞善馬有駕車者不加鞭策而自能行不待控御而自能馳及御者妄引韁繩多加撻責而其馬扞格牴牾頓致不能行嗚呼坤輿之內何國不善何民不良由于御者之喜功滋事而致不遂其性不能存其天良者蓋亦多哉

論中國與列國

中國今日之形勢。岌岌不可終日哉。而極東之實情。一旦和盤托出。使歐人盡知底蘊。而敢肆其無厭之求者。豈在遠年哉。中日戰爭之結局。大出西人意外。遂使當時情勢。徹底透露焉。夫支那之一敗塗地。由於積弱。非偶然也。然支那之廢頹。一至於此極者由來諸國。未嘗注意。其熟悉而知之者。惟比鄰日本。日本因乘機而取其利焉。俄羅斯雖爲鬼爲蜮。蓄意不軌。徼倖萬一之日久。而亦未敢確信其可侮。斷然着手也。華人嫻詞令。善交際。且又人口衆多。土地廣博。地球各國。猶以爲中華勢力。日漸進步發達也。近年法人在東京地方。屢被抵抗。則各國之想望中國。豈敢謂其腐敗一至此哉。英法合兵。雖得勝利。亦自以爲出於一時僥倖而已。猶未敢蔑視支那也。惟英國少年政治家。有鐵中錚錚之譽卡遄及軒利二氏。其所見大異於衆人。專務論証支那所以衰弱朽腐。惜乎大聲不入俚耳也。斯卑爹他者。英國新聞中。以著實敏達著名者也。亦至謂支那他日可得造成一大兵力之論。予甚信之云云。當中日決裂。

歐洲人持此先入爲主之偏見。甚多甚多。然此輩猶可諒。至於寄寓極東之歐美人。尙多持此謬見。則予所不堪怪訝者矣。

及日本獲勝。本來面目。忽然顯露。西人始從睡夢中。被大雷驚醒焉。當中日之將有事也。歐洲外交界深慮此事結局。必致惹起無數波瀾。如英首相沙士勃雷。亦自戰爭之初。提議於列國。議使中止其戰。是英首相恐因朝鮮葛藤。牽俄干涉。故出此策。然彼又使兵船巡弋渤海灣頭。作恐嚇之勢。則豈能使他國感激同情。聽其提議耶。於是各國遂決意袖手傍觀。皆以爲戰事曠日持久。日本人必被逐于朝鮮。一經開戰。其艦隊必被撲滅也。何圖事出意料之外。支那反著著退敗。幾於全軍覆沒。於是西人迷夢始大醒覺。其談外交者。莫不思染指于大鼎矣。而局面初變。將在何處可施何策。則西人尙猶豫望洋而迷也。迨三國干涉。克奏大功。而歐洲各國。乃始以是爲新標准。而對淸之方針定矣。

戰事之初。英國全袒支那。當時之英字新聞報曰。日本艦隊。在威海衛海面。被敵擊沈。是皆由英國兵船。不循海軍慣例。向伊東海軍中將之旗艦。方日未出。故發賀砲。

使支那軍因之警醒。故得有此結果云。其捏造虛說。且若有矜色然。眞可笑可惱。其他英國艦隊。向於日本爲追脅舉動。更不一而足。如擊沈高陞兵船之時。其最著也。蓋英國之出於此者。恐戰禍波及於上海揚子江也。豈料黃海之戰。旅順之役。日本大獲全勝。由是倫敦之內閣。始豁然大悟矣。夫英人之所求於極東者。對于俄國政治上與軍事上之援助。及通商之大口岸也。

歐洲列國對中國用柔緩侵畧論

伊靈苦之格言曰權理之目的者平和也其手段者戰爭也以今日之事徵之豈不然哉豈不然哉夫世界上各人與各國皆有權理不可侵奪苟異其生活異其利害而欲侵人之權理侵之不絕必至于戰爭不絕蓋侵害人之權理者人皆有抗拒之責也苟因循忍受不起戰爭是縱世間强暴者之橫行耳故眞正之平和各能有防衛其權理之力完全無憾始可得也如伊靈苦氏痛論權理被人侵害而不能抵抗者譬之戰線見負於敵其言雖激其理則有然者今世界各國孰不望平和哉然其於武備尤汲汲也歐洲列强苦軍費之繁重想望平和之辭日增月盛雖然其望平和之情雖甚切其聲雖甚大而所謂萬國平和會議如

演一塲兒戲。以覇權赫灼之俄國爲之提倡。率至無一錢之價值者。何哉。無他。日耳曼大使及副使等所揚言論。絕無忌憚。暴露各國之眞意隱情。於是各國皆不能不脫却其假面矣。然各國之眞意隱情。今日尙不棄侵畧主義。其所謂平和者。特不過歐洲之平和。其於歐洲之外。侵畧之意。彌直熊熊炎炎。不可嚮邇。於東亞大陸（指中國）尤危如累卵者也。吾人於萬國平和會議。雖未敢謂其毫無成功。而見其如斯兒戲。豈可不悚然猛省。瞿然發警哉。蓋今日歐洲列强。皆奉侵畧主義。侵畧之初。必先侵害人之權理。暗昧懦弱之邦。一有交涉。雖于政治義理大違法則者。必毅然而加之。如歐洲列强侵畧勢力向東亞大陸洶湧而來。是也。然若祗見歐洲小康。遂謂列强非奉侵畧主義者。是不知形勢之變。形勢之變者何。侵畧方法之變化是也。

侵畧有急激。有柔緩。有間歇。其手段隨時勢而變更。雖有不同。至其侵畧目的。則百變而不離其宗也。（即歸着於侵畧）一朝失和。釁兵漂血。亡其國。降其民。是侵畧之急激者也。往古人智未進。世運未開。其侵畧莫不如是。至于近世。列强對峙。力相匹。勢相敵。急激侵畧。覺其難行。自俄普墺三國。分割波蘭以後。歐洲全土。無復一國之邱墟者。何則。各國抵抗力之堅强。不許妄

侵害權理之故也始以通商貿易繼以雜居植民地終收攬其政治與理財之勢力使人不覺亡滅而亡滅者是侵畧柔緩之者也遠則如英法於埃及近則如米國於布哇其最顯著者也或以柔緩或以急激寛猛剛柔從時應勢終達其目的者是間歇之侵畧者也如俄於西比利亞英於印度英法德各國於阿非利加可謂稍近於此急激侵畧侵畧的之强暴者柔緩之侵畧侵畧之婉曲者而間歇之侵畧則最巧詐者也輓近列國皆忌侵畧之名急激侵畧已無直行之者雖俄國數十年間三加大兵於土耳其普國十年間擊墺又擊法是畢竟出於維持歐洲平和之念故非敢因棄侵畧主義苟有薄弱無力之邦雖好平和如美國亦與西班牙開戰遂有征非律賓之擧雖然列强近時所執之政畧默契暗合槪有柔緩侵畧之志向至妄行其急激性者唯於不得已時用之而已譬如于持滿不發之間制人世人因此徃徃謂列强不復奉侵畧主義是不察之甚者也不見今日列强逐鹿塲之支那乎假使峻拒其要求彼忽叫號跳踉露其爪牙張其羽翼而向之也明矣如斯亦何有平和乎苟知侵畧存於平和亦不難知今日列强之對東亞政畧之何如矣人之病也於急激之疾者少死於柔緩之疾者多國於東亞者亦宜戒懼惕勵哉

歐洲國民戰爭之勢漸窮列强對峙之形勢生也列强共悟於歐洲之小天地而共爭咫尺之甚愚互思伸其力於他洲于是有所謂植民政畧者列强所不約而同者也於是乎初則亞非利加南北亞美利加繼則小亞細亞濠洲及南洋諸島猶未瓜分豆剖遞於列强之版圖者皆其所爭而挐攫爬搔也及日清戰役忽呈支那無力無主之觀列强乃競向之而利其侵略之鋒今日支那國力之薄弱伯仲往時之印度絕無抵抗之力雖分割之爲植民地亦復不難也但强國利害互相衝突互相猜嫉有不許之者亦忌其名之不美故陽先稱租借港灣控扼其沿岸之要地次第亦於各內地要取鐵路布設之權遂劃定勢力圈而今各國皆用全力於鐵路更無說急激分割者是果無分割之意志乎吁豈其然乎吾輩今稱之謂鐵路政略亦實柔緩侵略之一變態也

（未完）

猛省錄

曹州教案條約○山東曹州府教案。現已商結。中國另外酬德國前經相助之誼。故大清國國家。大德國國家。彼此願將兩國睦誼益增篤實。兩國商民貿易使之格外聯絡。是以和衷商定。專條開列於左。

第一端　膠澳租界

第一欵　大清國大皇帝欲將中德兩國邦交聯絡。並增武備威勢。允許離膠澳四面潮平周遍一百里內。(係中國里)准德國官兵無論何時過調。惟自主之權。仍全歸中國。如有中國飭令若法等事。先應與德國商定。如德國須整頓水道等事。中國不得攔阻。該地內派駐兵營。籌辦兵法。仍歸中國。先與德國會商辦理。

第二欵　大德國大皇帝。願本國如他國在中國海岸。有地可修造排備船隻。存棧料物用件整齊各等之工。因此甚爲合宜。大清國大皇帝已允將膠澳之口。南北兩面。租與德國。先以九十九年爲限。德國於所租之地。應蓋砲臺等事。以保地棧各項。護衛澳口。

第三欵　德國所租之地。租期未完。中國不得治理。均歸德國管轄。以免兩國爭端。玆將所租各段之地。開列於後。一膠澳之口北面。所有連旱地之島。其東北以一線自陰島東北角起。至勞山灣爲限。二膠澳之口南面所有連旱地之島。其西南以一線自離齊伯山島西南偏南之灣西南首起。至笛羅山島爲限。三齊伯山陰島兩處。四膠澳之內。全地面至現在潮平之地。五膠澳之前。防護海面。所用羣島。如笛羅山炸連等嶼。至德國租地。及膠澳周徧一百中國里界址。將來兩國派員查照地情詳細定明。在膠澳中國兵商各船。與德國相交之國各船。德國擬一律優待。因膠澳內海面均歸德國管轄。德國國家無論何時可以定妥章程。約束他國往來各船。此章程即中國之船。亦應一體照辦。另外決無攔阻之事。

第四欵　膠澳外各島及險灘。德國應設立浮樁等號。各國船均應納費。中國船亦應納費。爲修整口岸各工程之用。其餘各費。中國船均無庸納。

第五欵　嗣後如德國租期未滿之前。自願將膠澳歸還中國。所有在膠澳費項。中國應許賠還。另將較此相宜之處。讓與德國。德國向中國所租之地。德國應許永遠不

轉租與別國。租地界內華民如能安分。併不犯法。仍可隨意居住。德國自應一體保護。儻德國需用地土。應給地主地價。並中國原有稅卡。設立在德國租地之外。惟所商定一百里地之內。此事德國即擬將納稅之界。及納稅各章程。與中國另外商定。無損於中國之法辦結。

第二端　鐵路礦務等事

第一款　中國國家允准德國在山東省蓋造鐵路二道。其一由膠澳經過之濰縣青州博山淄山鄒平等處往濟南及山東界。其二由膠澳往沂州。及由此處經過萊蕪縣至濟南府。其由濟南府往山東界之一道。應俟鐵路造至濟南府後。始可開造。以便再與中國自辦幹路相接。此後段鐵路經過之處。應於另立詳細章程內定明。

第二款　蓋造以上各鐵路。設立德商華商公司。或設立一處。或設立數處。德商各自集股。各派妥員領辦。

第三款　一切辦法。兩國迅速另訂合同。中德兩國自行商定。此事惟所立德商華商公司造辦。以上鐵路。中國　國家理應優待。較諸在中國他處之華洋商務公司。辦

理各事。所得利益。不使向隅。查此欵専爲治理商務起見。並無他意。蓋造以上鐵路。決不占山東地土。

第四欵　於所開各道鐵路附近之處。相距三十里內。如膠濟北路在濰縣博山縣等處。膠沂濟南路在沂州府萊蕪縣等處。允准德商開挖煤斤等項。及須辦工程各事。亦可德商華商。合股開採。其礦務章程。亦應另行妥議。德國商人及工程人。中國國家亦應按照修蓋鐵路一節。所云一律優待。較諸在中國他處之華洋商務公司辦理各事。所得利益。不使向隅。查此欵係専爲治理商務起見。並無他意。

第三端　山東全省辦事之法

在山東省內。如有開辦各項事務。商定向外國招集幇助爲理。中國應許先問該德國商人等願否敢辦工程售賣料物。如德國不願承辦此項工程及售賣料物。中國可任憑自便另辦。以昭公允。

以上各條由兩國　大皇帝批准。中國批准之約。到德國柏林之後。德國批准之約。交給中國駐德國大臣收領。作爲互換之據。此事條應繕四分。華文德文各二分。由兩國

大臣押畫蓋印。各執華德文一分以昭信守。

按託名租借而割我沿邊要地。各國皆然。以一二教士之戕殺。而索如許之權利。則德國所獨爲戎首者也。

俄人購地○俄人於大連灣附近各島。如青泥窪。香爐焦沙河等處地址。欲定價購買。價分三等。上等每畝八元。中等六元。下等四元。本地居民皆不願售。而靑泥窪奸匪王禿子。從中煽惑。挾勢凌人。先是市肆間有匿名揭帖。謂該處民家地畝。栽種秦椒一樹。應納捐若干。別項種植亦須納捐若干。人心惶惶。各懷疑懼。王禿子乃要挾居民。皆令售賣。居民懼勢。聽其所爲。然均不願領價。王禿子又往沙河口勒令賣地。而兩島之民。亦均不願。王强帶俄人通事及委員差人等。同至沙河口丈勘地基。居民遂將通事及委員差役搶去四人。未知下落。俄人在彼駐紮之兵聞之。亦將是處之會首掠去五人。現在會首已至旅順口將軍衙門控告黏貼告白納捐之事。及所定地價太輕。將軍謂並無要民間種植納捐之說。如地價太輕。則均每畝八元亦可。刻聞青泥窪均已領價。惟香爐及沙河口兩處尙未領價。搶去之通事差人。已爲俄人尋出。俄人掠

去之。會首則未知放出否。

俄奪東省礦利○現在俄人在遼陽。開採各礦。並不知照華官。亦並不問華官准否。

俄人叵計○俄國滿洲鐵路副總辦波司度夫。奉本國政府電。要求中國政府推廣鐵路。其大畧曰。滿洲鐵路幹線。及南方支線之於中國。俱屬一大事業。其與北京相爲聯絡。最當務之急也。若無此支線。假令他日商務旺盛。則有功虧一簣之憾也明矣。北京鐵路之工程。豈可一日忽哉。或云已有由滿洲經山海關而抵天津之鐵路。滿洲與北京足以通氣脉。是不通於世務之論耳。夫舍捷徑取迂路。不獨貨價不免昂騰。其損失不貲。寔出意想之外。不可不察也。或又云。支線若成。便則便矣。奈得失不償何。是亦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之論耳。滿洲西部。土地肥沃。物產豐饒。加之人口稠密。想其商務勃興。已在眉睫間。豈有得失不相償之虞哉。頃聞中國政府。既有不許新築鐵路之命。然此議與我毫不干涉。夫我今日所請者。則已經協議妥當。其權既在我國。不得與尋常要挾同視也。

俄焰日張○俄國以兵戎之慘。倡平和之議。然侵略東亞之意。仍未[illegible]也。其每年由奧

禮沙命艦載往海參威之人員。不下三萬人。以十年計之。即得三十萬人。其他遵陸來者亦復不少。雲湧波沸。以立侵亞之基址。噫、吾恐俄國不發一矢。不折一弦。即足以蹂躪東亞矣。彼倚俄爲長城者。其曾審此乎。

畫策防俄○俄人虎視北方。要求無厭。此時中國政府如夢初覺。向倡聯俄之說者。今皆漸漸主議拒俄矣。其消息約有四端。一盛京吉林黑龍江三省。廣徵滿人整軍經武。不遺餘力。一命長順節制吉林練兵事宜。以壯軍容。一武衛新軍。力除弊習。以練勁旅。一於黑龍江通肯河新設都統。以資警備。通肯河地接阿勒楚喀。阿勒楚喀者俄國將創大都府之地也。鐵路已密布數十英里。中國忽於此時特簡都統駐劄。豈偶然哉。

預備俄用○北京友人來函云。此次北京俄文學堂招考。赴試學生共有一百名之多。考取者共計八十人。其中四十人即可入院肄業。其餘四十須待將來學堂擴充或有缺額。即可補入。可見中國子弟甚願學難諳之俄文。以待將來中國或俄國政府之用。近來英人向中國政府所請之事。往往延遲不能成功。而總理衙門於俄人開設學堂之事。即爲允准。俾中華子弟盡諳俄文。將來可充鐵路繙譯。然而中國所造之鐵路。其

經費則出中國所出。安知將來不爲俄人所用。一若俄國未誘中國之前。而中國已預吞其鈎餌矣。

外兵入都○聞俄國屯紮旅順之兵。將撥出四萬入都。各國密議。均擬伺便同行。派兵入都。去年八月各國一聞政變。即紛紛調兵入京。近日廢立之謀愈亟。俄人首先擬調重兵入都。各國亦伺便派兵同行。京師爲重禁之地。豈可任作外人戎馬之場。彼眞視中國如無物矣。否則奸臣蟊賊。倚俄爲重。密通外人以自賊也。噫。

燬拆民居○西報載牛莊疫症。日漸支蔓。每日必染十數人。內有數處與西人住宅相近。其俄人住處。聞士人亦有染疫。後經鐵路。俄人即將華人房屋燬去。華官一無良法查檢。房屋不潔。因而致疫。此固醫理。然華人房屋。俄人遽行燬拆者。雖因華官無良法查檢。然地方無權。將一任俄人燬拆而不敢問矣。

法索南京租界○西報載法人照天津一千八百五十八年。中法條約載明可索南京開作租界。中法條約。屢經改易。今要索租界。則不據近約而據前約。徒恃勢逼。殆無不可顚倒爲之矣。



誌無稅口岸○俄政府於官報載明曰。俄人租大連灣。限期內作爲無稅通商口岸。進口貨物。一律免稅。其界址由戶部大臣定奪。所有船鈔。及他項捐欵。必照現在定章繳納。船隻亦須查驗。其由大連灣進俄境之各貨。則須抽稅。現大連灣改名曰特和呢。夫古之亡人國者。必推兵過境。據其地而有之。今一以租借爲名。入手之後。有無稅則。任其所定。斯眞與割取何異。亦可謂亡國新法也已。

英人助意○西報載。北京英欽使赴總署。切實陳言。勸中國即將意人所要各欵議楚。幷云。意人索西山煤礦及蘆溝鐵路。亦應允准。按楊子江兩岸。外人所指爲英國勢力圈者也。三門灣屬其圈內地。乃意人竟欲索之。英人無詞。故外人疑即英所嗾使。今意人復出要索。英使且明白助之。夫前此或非嗾使之歟。今亦見利而思均沾之矣。

膠州近狀○德人自占據膠州之後。一意經營。大興土木。海岸一帶沮洳之處。築爲陸地者十之六七。道路溝渠。亦均開濬。並擬燃點電氣燈。據德人言德政府以銀一萬萬元撥充一切經費。本年應支出四百八十萬元。駐紮弁兵計共二千五百人。特建西式

房屋。爲各武弁棲息之所。巋然高聳。極輪奐之美觀。附近有一小村。村中人約六十家。見德兵之初上岸也。老幼男婦。皆逃避無蹤。邇已陸續歸來。以鬻雜貨爲業。其爲德人作工者。約有一萬三千人。灣內靑島設有碼頭。計長一千百五十尺。業已竣工。又有海關查勘貨物。中國官吏司之。但貨物之由佔領地輸出及向佔領地輸入者。俱不抽稅。以故咸頌德人之惠。其他尙有郵信電報局憲兵巡捕衙門。頃又開辦一新報館。皆由德人管理。又有一輪船局。牌號最時洋行。有輪船三艘。各載重六百墩。行駛上海芝罘天津等處。

匪擾膠州○德人自佔山東膠州以來。近有收取民間地租之議。百姓不允。相與爲難。且他處又有土匪紛擾。日前德國駐京使臣至總署。稱中國若不派兵勦山東土匪。則將調本國兵輪至山東云云。總署王大臣聞言。即允許派兵往勦。

德人詰問○膠州等處土人與建造鐵路之德國人屢次爲難。德人派兵拒禦。傷斃不止一人。現聞德國公使已向總署詰問此事。并謂中國如不能力爲壓止。則由德國派兵前往。以保護鐵路工程。未曉總署諸公。又將若何措置耳。

勒索起釁○山東登州府友人來函謂建造高密至青島之鐵路。德國人殊覺不適。因該處士人甚固執也。有見識之人。謂滋鬧之事。並非士人欲與德人爲仇。實由鐵路繙譯所致。因繙譯時有勒索民間錢財。繙譯將木頭插在民間之墳地。或價昂之地。告諸民間謂鐵路必由此經過。如欲鐵路不經過此。必須付銀若干。此事究屬確否。現尙未知。然終不能全信通事之言。萬一民間有滋鬧之事。德人可用此等通事作爲先鋒。則能使民間安靜。然而鐵路不獨爲各國人所喜。即中國有見識者亦喜之也。

德人索地○頃聞德人要索黃河以南之地。直至開封爲止。以爲德人權力之地。未知總署若何作覆耳。

要索鐵路○冷宮致倫敦電云。中國印度法屬總督商請雲貴總督。擬由越南老撾至雲南府建築鐵路一條。即令華人建築一車棧。雲督即電致北京。當法總督回越南時。尙未訂妥云。聞法人尙須請大利益三件。尙未成議。現在雲南有法商公司。爭查此等利益也。城內已開設法舖。高扯法旗。如英人不以雲南爲權力地。則法人必能獲利也。

詳紀法踞廣州灣○字林西報云去年法人索租廣州灣。外人尙未知其詳細情形。其約

罕能知者。惟法國東京廣東西境及海南至廣州灣各處商船耳。是處在明朝時爲海盜巢穴。地勢甚佳。非特爲海南北境海中之要道。抑且扼守廣州至東京沿海之各隘。其初中國未知險要。迄今方知其爲形勢之地。故竭力設法挽回其事。法人初索本一百里。後由周彭二觀察前往勘界。法人所索甚奢。除原索地界外。擬添索二百里。觀察拒等之。一面密察法人要索之由。復由紀載察知其地實爲險要。如允其推廣。不但將來廣州灣附近不能控制。即廣東全省沿海西面各島。以及廣州地面海南全島。皆在法人掌握矣。否則必當四面設以重兵。或可稍資防禦。此中國政府決意不允法請之故。目下已商議三次。尚無成議。相持不下。故　朝廷派蘇元春前往查勘耳。蘇與法人素友善。前勘粵省東京界務。尚無固執之論。且蘇現官欽州。距法界不遠。華人亦倚任之。因前一千八百八十四年時中法戰事。蘇督諒山兵曾獲大捷。現官欽州。附近亦有兵二萬人足資鎮攝。故太后畀以重任耳。

意索已允○意人要索各欵。業經總署議定。除承築西山鐵路及開採浙省礦利二條外。其餘各欵。業已一律允准矣。

非島照會○非島獨立。已一週年。月前該處有數國領事。於某日得接其統領鴉軍阿度照會。請各國在其屬地通商貿易。該文由土人外務大臣邊嘉理模簽名。係於六月十七日頒發。中有五欵。其大意凡船懸挂美國旗號者。不准到非屬口岸。其餘各國商船。均可任意來往。但入口後。須俟軍中武員下船查驗。方能駁卸客貨登岸。所有水手搭客書信。均由船主列單具保投報查船武員。如武員或有詢問。船主亦須直告。不得隱諱。土人由別埠附船至者。須呈驗執照。如無執照。當罰非銀十披梳。或禁留三日。洋人到來。亦須將領事憑條呈驗。並聲明籍隸何國。到此何爲。如不呈報。則扣留解交外務大臣訊明發落。洋人在各埠身家性命。土人政府皆爲之保護。但華人到埠。須待以格外律例。不能與洋人一律。除華人外。凡外洋各國。皆同一體。並無歧視。但與土人差有分別耳。即此以觀。我華人之爲外人所欺侮。亦已甚矣。夫非律賓不過一海島耳。鴉軍阿度不過一匹夫耳。而卒能脫西班牙數百年之羈絆。拒美國百數萬之雄軍者。以能獨立也。當去年與美國交戰之初。其强弱大小勝負之數。局外皆謂不言可決。而竟有今日者。豈非事在人爲哉。今觀其所照會。華人到埠。須待以格外律例。

不與各國視同一體。然則以中國二萬萬里之地。而曾不一非律賓若。以四萬萬之民。而曾不一鴉軍阿度若。夫何待英俄德法諸强國之奴隸魚肉。我國人所至之地。動見驅逐哉。奈何國家既不爲設法。士商又不自立良謀。甘心隱忍。任外人視同牛馬。不齒人類耶。嗚呼。可勝慨哉。

國聞短評

漢大臣聯汎廢立

日本報云、近日清國總督巡撫與其他宮中大官相結。極論　皇上廢立之非。密上書於西太后。西后因此甚爲躊躇。然聞上密奏者皆是漢人也。漢人中之有力者。果有如斯結合力。果如斯奮其勇氣。以連合抗議。則挽回大局也何難乎。

記者曰、斯說也。予未知其然否也。然上奏者皆漢人。而滿人則無一焉。豈滿人無一忠君愛國者耶。抑慴于西后淫威。甘爲榮慶之鷹犬耶。其種族有　聖天子出焉。乃以不便己私。而欲效亂臣賊子之所爲。棄其祖宗鐵血殺人所創之業。擲其數十葉安富尊榮之樂。而安爲大逆。以動天下之兵。漢人固無倖焉。而滿人獨能晏然無恐也乎。噫嘻、四海皆秋氣。一室難爲春。滿人滿人。其奈之何。

墓賊爭權

上海西報載京師榮慶爭權一事。頗關重大。其起釁之由。則因三月間榮曾陳請西后。欲將南洋兵符統歸掌握。以節糜費。以一事權。並可力拒外人凌逼云云。彼時各大臣以榮爲西

后所倚重懼獲咎咸不敢阻獨慶力諫西后謂南北如果統歸節制則榮權過大太阿倒持雖太后亦將無能爲力矣榮聞怒曰實不欲爲前言特以試慶耳今果阻撓則是慶欲以南洋兵權畀之友善剛毅也審矣西后無所可否而大臣因此遂分爲二黨雖有中立者然將來亦必擇勢力稍强之黨以相依附頃榮慶兵士積不相能尙未遽啓爭端者則以首先發難恐居叛逆之名耳然言官各有袒護互相攻訐因此而兆大變蓋不遠也

記者曰掌握兵權爲權奸簒位第一要事榮慶皆有操懿之心其汲汲於是也固將求遂其大欲焉然兩大相遇豈能相容耶其狺狺交噬也固宜然內亂一起則全局瓦裂中原大禍其在此乎其在此乎

又謂目下爲太后畫策之人以慶爲最有智識第揆之勢力恐爲榮所傾陷若慶已倒則聯日之事勢必無望聯日之事無望則中國時局亦必不堪設想

記者曰以中國而聯日本事亦可謂重大矣哉乃發此謀者僅出于頑固乳臭欲圖簒廢之慶逆而慶逆之所恃以爲組織聯盟之機關者又僅使人所不齒之劉瞎棍學詢慶僕隸覓二人此中奇情隱情外人多忽而不察西報至謂聯日成否係之于慶吁其傎矣夫榮慶同

謀廢立之逆魁也而密使聯日則慶獨主之中國雖無人何至以聯盟重大之事而委諸賭徒僕隸之手貽外國羞而慶則視為心腹而特遣之其意果何在哉蓋慶之狡謀一則結外援以敵榮祿一則息外議而行廢立聯日若成慶將自居其功借勢以壓制榮逆袁紹已滅曹操益橫山陽公所謂朕亦不知命在何時者其將復見於今日矣幸而不成俾逆黨得知外國之猶有公論非可驟為結援而息其狂謀也不然房州之禍豈故為遲遲哉。

羣小自鬨

上海報云。前包辦廣東闈姓繳捐致富之劉學詢。及已革郎中慶寬二人之得力內監。復官奉使也。有蔡姚同行。至東京。忽生齟齬。慶等以劉著名鉅富。一切旅費。皆思沾潤。詎劉一朝得志。不特趾高氣揚。且更鄙吝異常。遂致積生嫌隙。逮後劉竟獨得寶星一枚。慶則闕如。以為大失體面。于是啣劉入骨。姚見不偕。獨先歸去。劉等三人。前日始回上海。抵埠後蔡于夜間馳赴九江。慶寬現寓鼎陞客棧。不日即欲回京。惟劉則擬在滬北靜安寺路公館小住。深慮慶部郎在京勢力甚鉅。劉先時得見慶邸。亦慶一人之力。是以此次返京。難保不無于暗中報怨。忐忑殊甚。故日來不敢出門。欲俟

日本領事小田切到申。始偕往京中覆命也。

記者曰、小人之翻雲覆雨固若是其可畏哉吾無責焉耳獨未知在橫濱時與其一二知交所云設商務總會者此日尚能記憶否又未知所謂本報辨謬爲彼升官者此日保身不暇後日果能應驗否徐而俟之可矣

禍起蕭牆

捷報云、榮慶皆思得剛中堂所籌各欵。太后皆不之與。

記者曰榮慶皆若異志擁重兵其思得欵項以供軍餉一也然剛毅爲慶之好友慶又太后之所倚所謂不與者殆掩榮之耳目歟

又北京訪事人來函云。日下兩黨競購新式快鎗。彼此出行。必有隨從數百人。滿漢各軍。皆不用舊時軍械。

記者曰、孔子曰謀動干戈于邦內其禍在于蕭牆嗚呼北京之變旦夕將作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其如宗廟何其如社稷何

各埠近事

記殉難六烈士紀念祭

八月十三日。爲殉難六烈士楊君深秀、劉君光第、康君廣仁、譚君嗣同、楊君銳、林君旭就義一周之年。橫濱有志熱血之士。開一紀念會。招魂奠祭。蓋以記烈士流血救人之志。而發愛國保種之心也。同志入會者百有餘人。屆期。設祭于橫濱根岸山巔之地藏王廟。思忠魂之猶在。君然淒愴。瞻遺像其如生。海潮嗚咽。憶昔列邦改革之時。其仁人志士。不惜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以爲國家犧牲。其志可謂苦矣。及其後也。全國享開明之福利。沐獨立之光榮。萬人芸芸。歆于其德。乃勒碑立像。永以犧牲報之不倦。蓋地球文明之輸入。皆頸血之所交易也。六烈士獨先四萬萬流血。以爲我中國交易文明之路。故有愛國之志。不顧死生之義士。莫不慷慨激昂。而與于斯祭焉。十三日午前十點開祭。日本志士亦有與祭者。咸相對愴惻。舉座無聲。禮畢。宣誦祭文曰。

惟光緒二十有五年八月十三日。實爲我中國維新六君子成仁第一周年。旅居橫濱愛

國之士某某等謹以香楮清酌庶饈設招魂記念之祭而告其靈曰嗚呼痛哉萇血化碧兮周室黍離潮音怒鳴兮蕩激鴟夷壯士一去兮人天同悲蒼黃變色兮風雨淒其非種披昌兮豆萁欲稀更安所得猛士兮鋤而去之嗚呼痛哉武穆三字而成獄兮椒山一疏而投繯范孟博呼子而語兮稽叔夜索琴而彈痛巫陽筮予其無效兮誦大招以沈淵望神洲之寥闃兮哀廣陵之不在人間嗚呼痛哉血腥尙熱兮諫草未焚雄志未成兮先隕厥星匪不才之見弃明主兮牝鷄冢索以司晨嗟我公等獨罹此咎兮痛哭其罪而無名公之靈其未沫兮應七日哭于秦庭大音發于水上兮吾知其爲公等之忠魂誹語出其含沙兮助秋氣之淒零風雨儵其如晦兮曾寒燠之既更嗟吾儕寄身海外兮慕五百之田橫念比干之剖心兮作洛邑之義聲苟人人其精衛兮夫何塡海之不平惟天地之無情兮歎陸沈其未極鴟音震耳以啁啾兮鳳德衰而斂翼何浮雲之層陰兮陽烏黲黯而無色北有猛虎兮西貪狼磨牙吮血兮睨吾旁時黯黯兮將夕瞻爕爕兮何方公爲天下流血兮於公平何傷獨漂搖之大廈兮更何堪折茲棟梁黃沙莽莽兮猨鶴悲東市黯黯兮朝衣非道旁動色兮豪傑飲泣嗟吾同胞兮其誰與歸奠桂酒兮椒漿歌招魂兮國殤

靈之來兮風雨蓬萊淸淺兮忽臨睨乎舊鄉大地兮蒼蒼神洲兮茫茫四百兆人心兮未死公如有知兮鑒此馨香嗚呼痛哉尙饗。

誦未終。衆皆大哭失聲。伏地不能仰。日人來與祭者。亦淚涔涔下。思中國情事。如其明治初長門薩摩漂血成川時也。既而衆曰止。請言六烈士之志。以詔衆士。□□□君流淚言曰。今日尙非我輩痛哭之秋。他日中國强盛。冠于地球。能酬六烈士之所希望。斯時四百餘州。合開一大紀念會。齊聲痛泣。乃爲六烈士之光。今日尙非其時也。請各勵志無怠。□□□君則曰。諸君子以六烈士之心爲心。以六烈士之志爲志。人人存此想。時時存此想。俾中國終有富强之日。方不負今日設祭之意。衆皆鼓掌稱善。十一時。衆尙流連不忍去也。是日留學生特來哀祭者數人。橫濱大同學校學生。則祭之于校中。

來稿雜文

杭州駐防瓜爾佳氏上西太后書 七月二十二日呈剛欽差轉奏

中國今日危迫極矣。內憂孔亟。外患交逼。而其禍實發於戊戌八月滿漢新舊之變。夫權臣之造殃。奸黨之助虐。 太后明聖。此時可以窺其際矣。臣不複言。臣言無他。曰和而已。和兩宮以圖存。和兩黨以策自強。和四夷以求自保。而其始非殺賊某不爲功。奸賊某育某者。強悍無識。敢爲不道。包藏禍心。乘間思逞。維新不可不殺。守舊尤不可不殺。而況爲神人共憤。天地不容之人乎。臣所欲言大略如是。如蒙鑒我愚忠。爲社稷生靈之故。勉賜一覽。或有補救。則如天之幸。不然。死生聽之。臣落筆時已有死之心。無生之想也。敢爲 太后痛切陳之。

一曰和兩宮。去秋政變。事出倉卒。人心危疑。群謂 皇上且不測。讀萬國公報。則漢惠廬陵。紙不絕書。聽處士橫議。則呂武胡靈。言不絕耳。普天同憤。舉國若狂。聞所未聞。忍無可忍。嗚呼、豈慈聖如 太后。尚有天地之憾。日月之過哉。則賊某實厥罪之魁也。夫賊某之欺太后。亦甚矣。其一迫 皇上而幽之。是辱君也。其二矜太后之復出。是奪政也。其三污某氏爲大逆。是逐賢也。其四譚嗣同六人以無罪殺。

是戮忠也。其五窮捕志士。是禍黨也。其六推翻新政。是亂法也。其七節制南北水陸各軍。甚者練親軍一萬。是盜兵也。其八恃虎俄而媚事之。是鬻國也。其九啓列强之要挾。是召亂也。其十植私黨而同惡濟之。是任奸也。十欺既見。萬罪自明。天下人民。可昭然於　皇上太后之間矣。　太后儼然天下文母也。豈以賊某之汚。而有增損其間乎哉。夫兩宮和利在上。不和利在下。何以言之。和則兩宮安樂。融融洩洩。慈孝相孚。宵小無以肆其奸。左右無以伺其隙。宮闈靜而社稷安矣。故利在上。不和則兩宮隔絕。傳疑傳訛。猜忌日甚。而左右宵小。即乘之而播弄其間。以肆其虐。以求其利。一或不愼。亡國隨之。故利在下。二者並舉。其理易明。雖在至愚。不勞言喩。嗚呼、太后其有悔心乎。雖然、和之柰何。曰則必以復位歸政爲第一義。夫　聖天子堯舜之主也。我二萬萬王土。四萬萬赤子。所恃以保我救我顧復我者也。天心所屬。人望所歸。三月皇皇。豈眞忘大地父母哉。蓋以文王蒙難。中宗猶在。太后之爲。不過一時迷罔耳。一旦翻然昨非今是。順彼天命。還我舊君。一反手間。安危易治。　太后又何疑焉。　太后又何疑焉。不然。嫁罪歸惡。權奸常技。彼賊逆將反我道而行之矣。兩宮之不可不和者此也。

（未完）

國家論卷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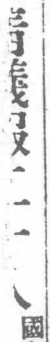
德國伯倫知理著

公權之作用

第一章　至尊權　國權　主權

國家者代表國民之威力者也。苟欲伸張其威力。開達民心。不可無運用全局者。此物具十分威力。能指揮他人。使服從於己。或强制之。必達其意。德人謂之至尊權。又謂之國權。法人謂之主權。中古法律語。凡事由官衙判决者。民人或不服。不許更訴之於他官衙。法人稱此類曰有主權。行政官衙及選擧會。於其所管區內。獨立行事。不隸他上官者。亦稱有主權。

其後主權之義。隨世而變。至於指無上之國權曰主權。夫學術上。講究主權之意義。使其歸完全者。以法人爲嚆矢。是近世國家學者之所首肯也。當十六世紀。蒲彈氏實爲之首唱。法人之意。在以國權爲無限之權。使國王握之。蒲彈曰、主權之於國家。無限無窮之權力也。蒲彈所謂無限者。國家之他權與法律。不可加之制限之謂也。非不




服從天帝之命。不率由天理之謂也。蒲彈又曰、法律依主權者有効力。非主權者依法律有權勢云云。就條約言之。主權者與外國之君締結。固無論矣。即與己國臣民相約。亦有使主權者履行約欵之効力。是理之所易睹也。然蒲彈以爲履行條約。是天理之當然。人道之常耳。非使主權者任履行之責之謂也。蒲氏又以爲主權者所定之法律。出於國權。而國權生於主權者。故法律無歸責於主權者之力。

古羅馬法曰皇帝不爲法律之所檢束

此一條足以見羅馬帝橫恣無憚之意。與當時法學者怯懦無操守之實。蒲彈不惟不究之。且稱之曰。是本於主權之本義。即理論之結果也。

將國家之元首。與國家之全體混同之。其所關係極大。或至於釀禍亂。夫苟混同之。則無論實行與理論。舉國家本然之權勢。並國家內百般之權勢。歸之君主一身。又擴張之進於無限之域。則其極必至舉等族並被治者全體。供犧牲於君主矣。蒲彈以後。世人概混同國家之元首。與國家全體。具洛秋斯氏。始區分國家全體之勢力。與君主之勢力。而信之者甚稀矣。蓋自十七世紀至十八世紀上半期。各國政體。專歸於專制

主義。蓋以君主爲國家之妄說。偏行於世之所致也。

蒲彈氏釋主權爲國權。蓋本於國家之意義。下之解釋。可謂得其當。其後倡專制主義者。妄欲使主權尊且重。曰君主占位於國家之上。國家依君主之力而成。君主之於國家。猶天神之於人。任意主宰之耳。而國與主權之關繫。全然顚倒矣。

專制君主政體。以主權爲無限之權力。古來人君。皆欲試之實際。以收其功。然其勢力效用。不久而衰頹。人始疑此政體不能固國本。至近世國民益不信賴專制之君。而視國家及社會之見解。盡一變矣。時路騷氏著主權新論。天下之人。久思覆歷史上國家。而與道理上國家。故輿論靡然向之。

路騷曰、主權不在於主治者。而在於公民社會。夫各人有自由並同等之權理者。欲建國家以謀安康。乃相結約以興社會。由是共同之意志及權力生矣。共同之意志及權力生。而後主權及國家立矣。故公民之全體。即在主權者。各公民不得不隸之。要言之。共同之意思。國家全體皆服之。是主權之所存也。主權不可讓予人。不可制予人。縱令國會求之。亦不可交付。又主權常表示社會之威力與權理。而社會常得使用此

主權。是故以此主權變更現在憲法。釐革從前權理。亦無不可。由此觀之。路騷氏之論無他。排專制君主之主權。代之以專制國民之主權耳。

嗚呼、路騷之論。誤謬亦甚矣。而其浸染世人之腦筋不淺。欲匡正之豈易哉。爾來積無數經驗。發無數辨論。終於學理上覺破此迷夢。以講究此至重至要而危險可懼之主權。果爲何物。始得確定。如左之原則。

一主權不唯屬君主。不唯屬社會。又不立於國家之外。及國家之上。其實在國家與國家所定之憲法。即主權之所由出。而主權有無之決。實在于此。

父之於子。猶長之於族民。僧侶之於信徒。師長之於弟子。在國家外。則有權勢威望之可以臨其下。然同在人類中。不竊特立。具制御萬衆之權。即有至尊權。而除國家本然之權。並國家內所有萬般之權外。不容有別權。吾人所謂主權者。正指此種之權而言耳。夫方革命之際。盡破其國家舊章。有勢力。有威望者。新起而立人上。則國家靡然從之。或國內之大衆。憤激作亂。屈少衆而統御之。是皆非倚從來國憲。以得主權者。故不得直認爲有個主權。設新立之國。至於整頓就緒。人人視

此稿未畢

然而復謂以世界付帝釋者。其諸婆羅門之信金人。非以權辭誘之。則不能致其尊信歟。叡哲若公旦。其知上帝之有無。與不知上帝之有無。吾不敢知也。苟知之則其心苦矣。

附菌說 不知原始不能反終故列菌說

曩讀莊子齊物論。有云樂出虛。蒸成菌。而不諦其所自。夫人心之樂。發于空虛。而能蒸成有形之菌。豈所謂荒唐之言耶。頃之得禮敦根所著人與微生物爭戰論。乃悟其言之不虛也。凡人有疾。其甚者由微生物撼之。而其爲動爲植爲微虫爲微草。則窺以至精之顯微鏡。猶難悉知。徒可道其有葉綠質者爲植物。能轉徙者爲動物耳。而又不能盡合。蓋猶仙桃草之類。其莖葉則卉。其根實則虫。動與植有汗漫而無畔者也。言植物學者。謂寄生之草。至大者爲拉弗來寫。其花徑一丈有五尺。而小者則生于人獸之肺。有則必病。是則所謂菌者是也。德醫告格。嘗究諸病所自生。于霍亂則謂其由于尾點微生物。於肺癆則謂其由于土巴苦里尼。皆同物也。夫霍乱勿論。若肺癆則往往始于耽色極欲。欲之過而爲黴者。亦有蚑行芝生之物孳

芽其間。斯所謂樂出虛蒸成菌者非耶。其遞相傳染者。雖與樂無涉。而其端則必自樂始。醫和之言曰。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于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所謂女室疾者。則肺癆與黴近是已。以微草言則謂之菌。以微虫言則謂之蠱。頁以二者難辨。而動植又非有一定之界限也。動植皆有知。而人之胚珠血輪又有知。其胚珠時出游蕩。能發小分文。如掌生指。常出收定質微點。以入胚珠之中。爲其食物。如微生動物已種一病。則胚珠必收之。再種之。則有無數白色血輪。行至種病之處。圍其微生物。或噬蝕以殺之。是則物能蠱人。而人之胚珠血輪又能蠱物。蓋夫愛惡相攻。一身之中而肺肝若胡越也。豈不哀哉。雖然、非特淫樂之足以成菌成蠱也。菌蠱已成。則又能強撼人之志念。而使從淫樂。自淫樂以外。喜怒哀樂。又莫不有受其撼者也。佛家謂人身自頂至踵。自髓至膚。有八萬戶蟲。四頭四口。九十九尾。形相非一。一戶復有九萬細虫。小于秋豪。寶積經云。初出胎時。經于七日。八萬戶虫。從身而生。縱橫食噉。令身熱惱。生有憂愁。僧伽吒經云。人將死時。諸虫怖畏。互相噉食。受諸苦痛。男女眷屬。生大悲惱。金匱要略曰。狐惑之

爲病。狀如傷寒。默默欲眠。目不得閉。臥起不安。蝕于喉爲惑。蝕于陰爲狐。不欲飲食。惡聞食臭。其面目乍赤乍黑乍白。說者以爲是蟲病也。蟲固有情。而能以其情使人煩惑變志。斯則蠱之所以立名歟。而菌雖植物。其有知亦不異于蠱矣。

嗟乎、人之始胎也。有不類于樂出虛蒸成菌者耶。有不類于晦淫生蠱者耶。而特其形狀不別。性情不異也。故一攻之而一孳乳之。斯亦可以明愛類之說也。今夫生植之始。在男曰精蟲。在女曰泡螵。泡螵者即胚珠也。夫婦邂逅。一滴之精。有精蟲十數。入齧泡螵而破之。以成妊娠。彼精蟲者。因人之情而爲之使。固無以異乎蠱矣。

吾又讀淮南墜形訓曰。窔生海人。海人生若菌。若菌生聖人。聖人生庶人。凡窔者生于庶人。夫置若菌于海人聖人之閒。則若菌亦人也。既而讀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有莋都夷白狼王唐菆等作詩三章。注皆引東觀記所載夷人本語。每漢語四字。夷語亦四字。其中如與人富厚。作魏菌渡洗。部人多有。作補菌邪推。今本誤倒作閡補是呼人爲菌也。然則若菌即若人矣。以淮南王著書。其必非用夷語可知。又以知古者謂人爲菌。而其語特流傳于莋夷也。人之稱菌也。其義則必自精蟲始。亦以蠱菌爲

同物。而動植不可以強判爾。夫其以淫樂而成是蠱也。則曷故哉。伏曼容之說易、曰。蠱惑亂也。萬事從惑而起。故以蠱爲事。（見周易集解）首楞嚴經曰。一切衆生。因諸愛染。發起妄情。情積不休。能生愛水。是故心憶珍羞。口中水出。心憶前人。或憐或恨。目中淚盈。貪求財寶。心發愛涎。舉体光潤。心著行淫。男女二根。自然流液。諸愛雖別。流結是同。由斯二說推之。因人之有牝牡之情。而傳之于精蟲。精蟲受之。其情則與人同。而有慕爲人形之志。于是爲之胚胎以象之。彼十數精蟲之造人。猶數千微蟲之造珊瑚。微蟲果能成珊瑚也。事之起于蠱也。精蟲果能成人也。人始已蠱。而精蟲以蠱成其事也。夫非有上帝之造之。而物則自造之。故曰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嗚呼、事之由妄想而成者。豈獨胚胎然哉。知此者莫察于大公調。少知問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于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莊子則陽篇）蓋凡物之初。祇有阿屯。而其中萬殊。各原質皆有

未畢

令娘今去救女史於陽九。妾焉得不相與偕行乎。紅蓮喜諾之。更握散士之手曰。事急而心悍。欲言而口却不能道。郎君珍重自愛。妾當再會郎君於此地。以結今日之交也。潸不能無羞於幽蘭女史矣。雖然。反之我心。曾無纖微之疚。女史諒亦無怪我二人。妾此行以死救女史於鋒鏑之下。庶幾携手再渡大西洋。使郎君重得相見。其於花開鳥鳴之晨。秋風明月之夜。艤小舟俟妾還來乎。散士知紅蓮禀性勁直。臨事勇決。斷不可羈絆。唯任其意之所欲之而已。雖然、今聽其言見其去。心盪氣激。欲與紅蓮共入危邦。一救幽蘭於萬死之中。一助埃及於衰廢之餘。其念遂勃然而不可禁。且感紅蓮以花弱之姿。特重交情。竟投身於彈雨瘴煙之下。而散士東洋一男兒。若徒思保此落落五尺之軀。不敢說赴援之策。是豈無缺於氣節哉。是豈無愧於柔姿女子哉。旣而念曰。今之不能偕行歟。則以百事叢身。誠不能捐棄。雖然、余亦一潦倒書生耳。子身萬里。遊學此土。何事不可拚命爲之。無如資斧缺乏。不能從於遠征。且老父在故園。白髮頻添。倚門待散士東歸者。惟日爲歲。此身猶未輕以許人也。如是心神徊徨。一奮一抑。蒸蒸焉如夏雲之沸日。蜷蜷焉如老馬之在絆。旣而心低氣下。與紅蓮作

訣。期再會於他日。慰撫二人。徐使裝身。紅蓮行裝既成。乃與骨數斗夫人握散士手。目眶含淚。曲作笑容。悠然而去。散士倚欄目送。二人亦顧望數次。遂失其影。至此悲哀之情。始混混而生。擧首則夏木蒼蒼。河水潺湲。四無人聲。但聞樹梢蟬語之響。更遙望南山。惟見孤雲出岫。絕無景物。可慰我懷。水帶離聲。山牽別緒。凝眸灞岸。何年逢驛使之梅。握手河梁。何日折臺城之柳。乃悄悄而歸寓舍。胸中悲哀。無人可訴。唯讀東西之新聞。討埃及之近狀。知亞剌飛侯用幽將軍之策。早退內地。據沙漠之險。絕灘江之水。期久持與英軍交鋒。但願埃及軍能多支一歲。牽制英軍。以助成愛蘭獨立之機會。有此音耗。散士閱之。百感交集。胸臆間如雨露之繁。如堅氷之結。又一日讀新聞有異報曰。海樓之埃及營中。有西班牙一佳人。年齡十八九。能英語。志操貞潔。氣宇軒昂。自入病院。親把湯藥。激勵傷者。看護瘡痍。情深愛厚。款接病者慇懃如待兄弟。以是將士得其一顧。皆忘病苦。蓋曉鶯女史之流亞也。散士不覺恍然。炎暑日烈。宛坐甑中。心身倦怠。日益加厲。憂患纏綿於胸間。居留旅寓。亦無緒書之意。乃下蹄水赴於五月岬。日浴海水。以避炎威。五月岬者。在蹄水之下流。白沙如

雪。海波如藍。風光明媚。都人士多來避暑處也。當時散士之知友。來居者甚多。蕭洒之士。嬋妍之女、訪問不絕。或有勸驅車迎凉於海濱。或有勸棹舟垂釣於江上。或有誘舞踏。或有招飲食。雖然、散士概謝絕之。唯倚窗獨坐。對萬里之碧波。欷歔長嘯而已。一日於窗前有大呼者。見之則新報之賣傳單者也。曰亞剌飛將軍敗衂。埃及全定。忽友朋排戶而來。示新報吊曰。埃軍遂敗。亞剌飛降虜。散士曰今聞之街上。想誤報耳。埃亂以來。流聞風說。既及十餘次。今日之報。僕又未能輒信。翌朝悉閱新報。皆載亞剌飛敗北之事。事理確鑿。非若往者之虛傳。散士乃悵然自失。遂不覺大呼曰。嗚呼豎子何不用亞父之大法。失此千歲一遇之好機乎。誤國家。苦人民。恣歐人陸梁跋扈之慾。至使東洋諸國。盡將沮喪者。豈非此一敗哉。自是謝客稱病。怏怏橫臥者數日。忽有一書自歐洲來。則紅蓮之手書也。慌忙拆封。其文曰。

山海阻絕。道路不通。宿望悉蹉跎。女史之存亡。且無由知。空斷他鄉之魂而已。妾渡歐以來。為王羅所窘者數次。實不堪窘苦。加之使郎君而駭。使妾而憤者。在巖巉跎之言語舉動。初妾見彼。論英國出師之無名。佛國同盟之非計。說埃及國民黨

之不可不救。然彼卒然答曰。我佛人欲馳威名於地球上。克復名譽之外。其他不知也。英國之專横跋扈。制之易易耳。方今正使埃及及我國人。横行地中海岸之好機也。我豈以兵馬干涉此國。若鎮不烏合之亂民。即所謂國民黨。可不使彼震慴乎。妾反覆爭之。彼冷笑而不顧。妾痛憤無極。情長紙短。不復多言。

散士誦讀再四。唯語簡而意急。寓千萬無限之感。亦意有不詳者。巖餡跎之言論。果出其眞心乎。抑有所爲乎。又所謂被困厄於王羅者。在於嚮日乎。今尚在於厄難之中乎。千憂萬慮之外。又啓新愁眺覽。明月窺窓之夜。細雨鳴簷之時。空夢幽蘭於胡沙千里之中。徒懷紅蓮於海雲萬里之外而已。

日往月來。忽而風葉振落。四海皆秋。風折枯荷。露滴幽竹。殘紅觸目。鄉思頻縈。明月牽情。羈愁如織。實不堪感慨也。時忽有飛報自故國來者曰。阿翁逝矣。散士驚愕。如夢如醉。眼不滴淚。茫然自失者久之。嗚呼、散士幼遭家國之喪敗。父與兄弟。各久被幽囚。得侍其父之側者。唯在戊辰之後。被檻車放謫之時而已。又不一歲。旋即飄零東西。落魄南北。從未一盡日之孝養。西遊以來。倏更四歲。唯期業就之日。東歸

几杖之旁。效古人千里負米。客前奉檄。以償畢生之願。不意試圍既撤。游棹久淹。歸家之期。徒勞夢想。今接此凶報。慈母已斃於劒花彈雨之中。慈父又逝於遠遊萬里之日。嗚呼、何散士於二親如此其遭遇不幸哉。風樹之憾愈深。蓼莪之情益切。悲嘆數日。憂愁之極。此身亦罹於病。漸自奮自慰曰。逝者不可歸。嘆者亦何益。今一身孤立。無父母。無妻子。無家無財。更無累此生者。又無掣我肘者。眞所謂不羈獨立。一言一行。唯我所欲耳。况盡其身於國家社會。或亦遠優於世俗乎。

當時徐察東西之形勢。知歐洲諸強國平和對峙之利。競爭侵掠之非。列國汲汲維持平和。唯將其餘威。洩之東南遠洋。欲恣蠶食鯨呑之慾。乘日清二國之未大振。欲擴張版圖。即英國者其手自埃及延於南洋。佛國則自馬島迄東京。德國自南米至南洋。露國由己之北境。迫清之西域。窺朝鮮之北界。瞭然如覩火。然則今日東洋之形勢。眞如坐積薪之上。不覺火機已陰伏其下。而顧東洋諸國之所爲。忘唇齒相依之利。互相猜忌。互相娼嫉。將陷假道自伐之擒謀。散士觀之慼之。痛慨不能已。乃有杖策遊說東洋列國之志。偶遊新府。邂逅一釋師。相與痛論天下之大勢。及列國遊說之事。

師拍案曰。僕久有其志。欲歷歐洲。航東印度。請足下與僕同舟車。相携而巡遊列國可乎。散士遊意愈動。雖然、猶有不能去此土者。祗期他日相會。遂一握而別。後數日裁一書寄釋師曰。

前日初相見。草草分袂。遂無暇開胸懷而語將來。遺憾無量。當時僕有學業之累。不能携手而與遠征。請尊師諒之。自還費府以來。茫然如有所失。徒增惆悵而已。人生在世。意之不如。概皆如此。良可嘆也。故今又陳懷抱以補向者之缺。疎大狂簡。如賜採擇。幸甚幸甚。聞明達之士。能視於未形。遠識之儒。能聽於無聲。明經綸之道。詳人心之所向。察其必然之勢。乘其必至之機。以之能有功。今埃及之忠臣亞刺飛將軍。爲楚囚之身。被遠謫於錫倫島。僕常慕其行爲。憐其心事。一通慇懃。深結交誼。欲爲將來東洋諸邦。大有所謀乎。雖然、僕一介書生。相見必難期。而獨先生以緇衣之身。想相遇亦未必難。夫能連衡東洋列國。欲以顛覆西洋諸邦。以埃及爲其鎖鑰。使坐扼地峽。以印度爲其藩屏。進奪亞典之要害。使土耳其奮而北向。自黑海窺强露之横。使英露猜忌相爭。以歐人攻歐人。而我國與淸國相合。

卒小邦拊其背。先生何不一見將軍。明吐心丹。具說東洋之形勢。與談湔除國辱之計。僕不勝感其情也。埃及雖國小力薄。而將軍義氣之所激。忠義之所感。獨能驅疲散之卒。以抗歐人之暴戾。雖一朝兵破而功不成。報國之精神。實有可愛者。僕誠憐將軍之心。豈忍以成敗論其人哉。我日本人口三千七百萬。疆土十六萬方哩。較之英法。不爲人寡。不爲地狹。士馬精強。沃野千里。自古稱尙武之國。未曾見一人之蹶起。憤論歐人之橫恣。慨念國權之毀損。進鳴正理於宇內者。況飜義旗。麾忠士。誓與歐人爭國權於兵馬之間哉。此豈足與圖天下之大計哉。思至於此。每慷慨激昂。不覺淚下也。今我國之士人。徒溺空理。漫泥文墨。筆雖能辨。口雖能議。若夫報國之精神。凜乎不拔。死且不悔者。果有幾何。嗟呼、口雖喋喋稱神州。稱日本男兒。豈不愧於心哉。僕西遊以來。接本邦人士。亦復不尠。雖然、眞憂國家之將來。注意於東洋政畧。熱心於我國權之擴張者。殆甚稀也。間能知字解文。優柔不斷。如木偶之無精神。獨先生年紀六旬。氣豪心雄。周遊東西諸邦。通覽宇內之大勢。將有所爲。何其壯哉。僕等少壯。見之豈不激勵哉。今我日本有三千七百萬。支

那四億萬。朝鮮一千萬。印度二億五千萬。土耳其埃及四千萬之生靈。皆低首下心。甘受外人之輕侮。恬然不愧。循循焉偷安苟且。無敢蹶起大呼。震動天下。誅暴平亂。夷險除穢。蕩濁爲淸。助危爲寧。嗟呼、東洋之衰。一何至於斯極哉。古稱印度者。文物之淵藪。教法之本源也。而一與歐人交通。及陷其干涉之術。共被制於狡佞之計。亂亡相繼。風敗俗頹。三千年釋氏之政教至與國家共歸滅絕。今先生足踏其墟。目觀其跡。察興廢之所由。盛衰之所致。必有惻然而悲。憤然而怒。釋然而悟者。蹂躪破亡如彼其甚。二億五千萬之衆。豈無忠義之士哉。又焉知正氣之所凝。天數之使然。不無英雄如亞駒馬大王其人。奮然唾手而起。恢復二百餘年間所失祖宗之山河乎。聞印度之士人。晩近益發獨立自治之氣象。竊謀脫英國之羈絆者。所在多有。宜哉英之名士武賴士近者語人曰。印度人建獨立自治之政府。我英人去印度之期。必非遠也。况今國中獨有五千萬人民。依然各奉其主。親其政。全不屬英之旗下。竊有待國家克復之時機者乎。一千八百五十七年之亂。亦足以見其一斑矣。然則使他日東洋列國連衡。助印度之獨立。使埃及馬島。絕英佛之干涉。

此稿未畢下期續錄

六月　聖壽節美洲各埠創行恭祝禮吾居文島望　闕行禮又還埠與鄉人叩祝灣高花及二埠尤鬧西人來慶頌飲酒者數百人也　更生

海外初瞻壽域開龍旗拂拂白樓台白人碰盞掎裳至黃種然燈塞巷來上帝與齡憐夏士
小臣泣拜倒蒿萊遙從文島瞻瓊島波繞瀛台夢幾回

襍感　西狩

弱冠通九流。抗志山谷賢。丁此滄海決。危苦欲陳言。重華不可還敷衽問九天溟涬弟堯舜
而不皆版泉版泉竟何許志違時亦遷督督薦紳子觀書窮天府掉頭辭晏嬰仰梁思賈舉
血書已羣飛尚踵前王武何不誦大明為君陳亥午嗟咳論甘生閔幸先病舌寧為牛後生
毋為雞口活抱此忠義懷揚靈盟白日隼厲擊孤鸞鸞高先鎩翮鎩翮亦已畏此矰苟多。
舉頭望天畢黯黯竟如何濁流懷阿膠誰能澄黃河獨弦非可彈臨風發商歌既不還重華
安事涕滂沱蓬萊青未了散髮將凌波

此去秋將東渡臺灣作也。今中星一帀復自江戶西歸。書此不勝今昔之感。

西歸留別中東諸君子　西狩

黃壚此摶摶神州眇一粟微命復何有喪元亮同樂蛣蜣思轉丸茅鴟惟啖肉新耶復舊耶等此一邱貉軼蕩開天門封事苦僕遨朝上更生疏夕劾子堅獄鯨魚血故暖涼液幻殊族球府集蒼蠅一滴緇楚璞潛翥豈齊性縞玄竟誰覺吾衰久矣夫白日噎窮朔仕宦爲金吾蕭王志胡蹙江海此分袂涕流如雨雹何以贈君子舌噤不敢告弓月保東海岱冒起南嶽

苦雨行　　　　倉海君

雨師晝夜驪龍行。一雨三月無停聲。烏沈兎沒不敢出。仰視天日長冥冥。冬寒凜烈春未已浸淫木氣渾歸水稚陽欲茁老陰遏乃張母權侵厥子寒風吹天不肯高陰雲四壓天周遭媧皇補處今畢漏石鍊五色難堅牢盡傾海水向天半驚波怒濤滿空散竟無一片乾淨土着足大地成泥爛雄雷噤斷鳴雌雷百虫朒縮戶不開花藏柳懸避雨氣雖有羯鼓安能催物過爲淫極必反下士談天嘆天遠恐將降魃來止雨倒行逆施兩俱損不然不日復不月地晦天昏寒水發幾疑世將入混沌待起盤古冢中骨欲書綠章上青帝請收政權屛陰翳膏雨和風各聽令萬方重紀歲華麗

本館告白　啓者本報派至三十三冊是爲發行滿一年之期屆時煩各代派處概行截算一回三十四冊後價目另議

又本報第一二冊所刊奉送字樣其原故已於第七冊表明總祈代派處按冊數收足閱報　諸君諒亦不惜此區區也

又本報自發行以來深蒙代派處極力推廣實深貢感但所有陸續代銷數目務望於華歷十月前一律將收費彙寄到館閱報　諸君如有未交報費者祈早日交到代派處其逕向本館定閱者亦請早日將報費逕寄到館切盼

又向來各地報館不吝　教誨並　惠報並或術准交換又本館定閱各地新聞家數不少伏乞隨出隨寄藉資先覩爲快肅此遍佈恕不另函

本館售報價目　週年三拾三冊報費洋四圓閏月加三冊洋四角閱半年以十六冊計報費二元二角閱每月者報費洋四角零售每冊一角五分郵費遠近照例遞加

續華商賑恤橫濱市伊勢佐木町火災義捐人名開列

鮑傑臣　捐銀八元　黃望廉　張惠霖　鮑奎臣　鮑守彤　鮑德檢　鄧次顏

吳泰生　同安記　均昌　陳廷珍　文經店　江冠之　鄭炳森　恒大川　和興店

萬和店　同發號　梁子剛　譚伯笙　盧芳谷　黃錫任　陳見月　曾冠琛　郭榮西

劉侶南　麥德亮　胡沛昆　容家森　張澤廷　陳紫廷　羅佐平　鄧揚泰　黎炳垣

源泰號　阮壽康　曾紀占　鮑貫然　蘇傑生　成昌號　聘珍　邵結萍　蔡逸農

伍訪西 以上四十三位每捐銀五元 鄭炳秋 捐銀四元 鮑攀昭 任星池
同昌洋服店 陳子田 梁麒生 唐瑞生 關谷聲 錦新館 羅瑞祺 榮興號
宜生號 羅匯錦 鮑式昭 翟梓歡 以上十四位每捐銀三元 袁協廷 周傑臣
黃杏坡 盛連慶 陳廷翰 鄭月波 黃善卿 關耀垣 楊澄秀 李彬南 陳廷潤
吳培之 鄭鑾義 盧珠炳 楊日彰 蔡寶林 羅鑑賢 易宗梧 楊訓宣 羅滿記
鄭裕堂 同順利 楊沛然 綺文樓 潘錫三 羅鏡銘 何光佳 陳培軒 永茂源
歐雲樵 蔡清璇 鮑珍昭 利和號 繆屏山 權記號 燕香號 羣芳號 博雅亭
德興號 廣萬祥 順隆號 廣盛號 永樂樓 兩益號 吳沛民 以上四十五位每
捐銀二元

發行兼編輯人　馮鏡如
印刷人　中林石太郎
發行所　橫濱元居留地百三十九番館　清議報館
郵便私書函二百五十五番
印刷所　橫濱元居留地百三十九番館　清議報館活版部